

甘棠絮语

曾颖

## 很悲伤 那个知己不知道名字

人生感悟

杨松华

乡村帮工,是乡人之间的一种互助关系,一般是本村户与户之间的帮工。这次你家帮了我家的工,下次你家做事需要人手时,我家也会主动派人去帮工。在互帮互助里,增进了乡邻之间的友谊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
以前农户盖房是大事,在交通不便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,一砖一瓦、一梁一木等,可能都需要从远的地方靠人工肩挑背驮回来。待到动工起房,更需要人手。这时,总有人家主动过来问要不要帮忙,盖房子的人家当然求之不得、欢天喜地的,他会根据家中盖房阶段用工情况,跟前来请缨做帮工的人协商帮工日期。于是,一栋房子,从起始备料,到盖瓦封顶,今天这家人前来帮工,明天又是那家人前来帮工。

盖房帮工有帮大工和小工之分,一个村上总有几个从事砖木匠的匠人,匠人与匠人家的帮工可以平等对换,即这次你帮了我一天大工,下次你家盖房我帮你家一天大工。家里没有匠人的,也好说,这次我家盖房你帮了一天大工,下次你家盖房我主动多帮一天或半天小工就是了。即便不多还工,出了大工的人家并不介意。小工更好说,这次你帮了我一天,下次我还上一天。

## 乡村帮工

乡村帮工不局限于盖房,还有农事大忙、盘山砍柴、红白喜事,最能体现村人的互助力量——人多好做事:农事大忙时节,今天你在我家帮着插秧,明天到你家帮着割稻,大家共同赶着时节完成“双抢”。以前家家户户煮饭烧的都是土灶,以柴草为燃料,柴米油盐酱醋茶,“柴事”当先,一日不能缺柴,于是总有人家盘作下一片柴山,请来十余人,一鼓作气将一片柴山砍下。红白喜事需要置办酒宴,招待来客,更有那按乡俗程序推进的事体。往往这时,全村男女老少出动,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,各司其职,一场大事,在全村人员的帮工下,顺利完成。

乡村帮工,体现了被帮人家的人缘。人缘好的人家,遇到大事,主动前来帮工的人很多。唯恐落后,拂了人家平日对自家的好处。平日与村人常有吵闹,留下积怨的人家,遇到大事,前来帮工的人自然显得寥寥无几,方羞愧自家办事力量的渺小。这时,对这户人家也是一次极好的检讨,检讨自家平日对村人的错误行径,力争改过。

乡村帮工,有时并不需要平等互换,完全出于自愿。一种情况是,反正自己这两天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做,在家闲着也是闲着,再去

你家多帮一两天,一来落得个人情,二来有吃有喝,有好的饭菜招待,出力出汗也快乐。

另一种情况,是针对困难户,如赶上农事大忙时节,有人家男主人或女主人生病住院,那家赶季节的农事远远落于村里其他人。这时,总有几个热心的村人主动提镰刀挑谷筐,去了那家人的田地,帮着割稻或挑谷,完全不计报酬,连供给伙食也免了。有一年四月农忙,我父亲突然生病卧床不起,家人既要照顾病人,又要赶插早稻。最大的困难是,家里那几亩稻田没有男人耕种。还真多亏了村上的章元伯,是在他种自家早稻的同时,抽出时间,帮我家把那几亩稻田一一耕种了。后来父亲病好了,就和母亲一起,有时还领着我到村里别的困难户做帮工,记忆里,我为村上一户生病的大婶家赶过“双抢”,还为一位儿女都在外地工作的婆婆砍过柴山……义务帮工,本质上都是好意的施惠。

乡村帮工,倡导了互相帮助、互相照顾的良好社会风尚,可惜了,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,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,以往需要帮工的事情越来越少,一些人开始舍弃烧柴用的土灶台,用上了更为清洁、高效的

能源,盘山砍柴的帮工于乡村已难觅踪影。盖房子已经涌现专业的建筑队伍,大工小工都由建筑队付工资,听说工资付少了,人家还不乐意干;大工多少钱一天,小工多少钱一天,明码标价,成为乡村建房中需要花钱的雇工。

更为甚者,如今种田种地也出现了花钱雇工,雇人插秧、割稻、摘棉花、采茶叶……更有那快捷、便利、高效能的农业机械的出现,让昔日的农事帮工都“失业”了。

幸好在一些红白喜事里还隐约可见帮工的身影,无论离家远的、近的,只要告之村里有大的红白事要上场了,他们都慷慨地“请假”在第一时间奔回村里。其实等待他们帮工的,好像只限于接客、陪客喝茶、扫地、打花炮,并无多少工要帮。昔日那需要动用大量人力搬桌椅、置办菜肴、冲洗厨具碗筷等繁琐宴客程序,也已经被乡村出现的付费红白事“一条龙”服务队承担。

我突然莫名地惆怅起来。昔日联络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帮工,是不是真要到乡村彻底消失呢?如今农村凡事都兴着花钱雇工,看着体面、方便,其实是淡化了村民们之间那种浓浓的互助乡情啊。



秋日

何立新 摄

万花筒

刘绍义

## 陶壶白露 菊花茶

每到深秋时节,故乡满山遍野都是野菊花的天地,山沟里、沙石上、悬崖上,只要有点沙土的地方,野菊花就能生长。沟沟壑壑,到处都是野菊花编织的锦缎。一簇簇一丛丛,拥挤着开得沉甸甸的,金灿灿的,给人是那样的翔实,足斤足两。

白露过后,秋收早已结束,奶奶总会选一个阳光晴好的清晨,迎着露水到山野之中去摘一些朵大、茂盛的野菊花来晒干,这样的菊花在夏天泡茶喝能清热解暑。时隔多年,还记得那野菊花淡淡的沁香和与奶奶一起摘菊花的情景。晒菊花很有讲究,菊花要在檐下风干,表面上看去,有一种枯败感,但沸水会给它第二次生命。这样的菊花,有最自然的本色,虽有些半老徐娘的感觉,味道上,却是豆蔻年华。这样一种枯黄的气息,有种高僧的感觉,瘦骨嶙峋,却是得道后的矍铄与清醒。

山里的菊花茶虽不是名贵的品种,却是大山里连绵生长的一种有气节的花朵,一朵就是一缕香魂。白菜青盐糙米饭,陶壶天水菊花茶。父亲喜欢喝陶壶泡的菊花茶,制作陶壶的材料,来自土地,塑形之后,用烈火烧制,烈火的原材料是地上生长的木材,或是土地怀里的煤炭。白露时节的菊花吸纳了秋天的气韵,清冽可口,白露是土地上的流水升华到空中,在植物上的“镀金”,这样的菊花在气质上,当然也不同了。

秋天的乡村里处处弥漫着丰收的气息。田畈里,南瓜已经皮黄蒂落,豆类、花生也都已经颗粒饱满……这是田园犒赏农人的季节,也是最适宜休养生息的季节,一年中最清闲的好日子刚开头,五谷杂粮最适合煮粥,做一份南瓜粥、青豆花生粥、红薯粥,都是不错的选择,吃得人汗津津的,通身暖意,暖心暖胃。

乡下人有乡下人生活的境界,简单而享受,菊花是自然生长的,陶壶是用了几辈人的,质朴的生活就这样代代相袭。糙米白菜,一碗南瓜粥,嚼到舌根甘甜;陶壶菊花茶,陶壶是泥做的骨肉,菊花是泥生的精灵,自然素雅,一派古拙气息。这样的日子就如行云流水,静谧而祥和。

秋高气爽雁南飞。一壶白露菊花茶,院落深深,暖暖的阳光,斑驳的小茶桌静默如禅,三五知己对坐,煮水泡茶,年华辗转至秋,一壶菊花茶,滤去我们心头的焦躁,洗心繁杂,意念分外宁静。故乡在口中,也永远刻在心里。

## 解放前九江的电影业

周海应

二十年前,我去九江县新洲垦殖场(今柴桑区新洲垦殖场)采访几位老人,其中有位地方颇有名气的文人李传权,他向我介绍了解放前九江的电影历史。

九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,自1858年被开辟为商埠后,欧风日渐,商业繁荣,洋味十足。可是“电影”这个地道的舶来品,却姗姗来迟,千呼万唤始出来。

1927年夏,位于甘棠湖畔的孤溪埂(今人民影剧院),开始出现我市第一家电影院,如果循名责实的话,它只是个季节性的露天电影场。因为它每当夏季才草率地用芦席把空地围起来,放映电影,在场地中,打下成排成行木桩,上面加钉木板,是观众座位。全场可容纳千人,放映机房也是木板搭成的棚屋,对面竖立两根木桩,中间扯起一大块白布,便是银幕。用单机放映,所放映的影片,一色是国产黑白无声片。记得首映的是阮玲玉主演的《洛阳桥》。继而,放映过“影后”胡蝶的《白蛇传》《珍珠塔》等古装片;武侠片有张慧冲的《水上英雄》等;还有我国最早的女明星宣景琳和著名“银幕坏蛋”王献斋合演的《梅花落》等新潮时装片;稍“左”的进步片有黎莉莉的《天明》《奋斗》等等。

这家九江“唯一”的电影场,虽说设备简陋寒酸,但天时地利兼而有之。位置傍闹市,热

天,市民花上一两角钱,自携蒲扇,到此大饱眼福,又浑身凉爽,胜似吃西瓜、刨冰,不失为一件消暑避暑的美事。所以开张后,除了大雨天,十分红火,长盛不衰。抗战时,改放有声片,放映过新闻纪录片《抗战特辑》和魏鹤龄的《保卫我们的土地》、高占非的《热血忠魂》等抗战故事片。因此它不再是个纯粹的休闲场所,多少能收到些寓教于乐的效果。这家电影院直至日寇攻陷九江才停止营业。

1933年,九江始有一家稍具规模、常年放映电影的正式影院,地点在“中洋街”(今浔浦路),名为九江大戏院。是把旧房整修而成,内部座位采用串连式木椅,一椅四人,放映机由单改双,声光清晰。老板图吉利,特意选定当年农历正月初一开业,鸣鞭炮、剪彩,很是热闹。首映胡蝶与郑小秋主演的《爱人的血》,后来陆续演出的各类影片不下百部。其中必须提到的国产名片,有白杨的处女作《故宫新怨》;“影帝”金焰与胡蝶、陈燕燕、黎莉莉的《三个摩登女性》;金焰、阮玲玉的《人道》;艾霞的《红粉铁血》和由张恨水小说改编的《啼笑姻缘》等系列片。《啼笑姻缘》片是我国电影界早期试拍的彩色片,只有红绿两色,制作粗糙,经不住看。外国片以美国好莱坞著名的

笑星劳雷、哈台、罗克、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独领风骚。

影院为吸引观众,提高默片效果,特地用幻灯在银幕旁边打出字幕,将影片中主角的主要对白同时映出。并且首创于放映前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。观众入场前,每人免费获得一张《说明书》,上面介绍当场电影的故事梗概并预告下期节目。不过,偶或有外地京剧或汉剧团在此借台献艺。记得京沪沦陷后,“上海影人剧团”途经九江去武汉,就一度在这里演出《三江好》《马百计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几个独幕话剧,并独唱、合唱、二重唱《打杀汉奸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流亡三部曲》等等脍炙人口的抗日救亡歌曲,观众深受震撼。同时,九江人也能有幸一睹白杨、谢添、龚稼农,顾而已这些著名影星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上述影院均系私人斥资兴办,实行股份制,股东都发有一枚铜质圆形编号证章,凭证可以免费看电影。今天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,莫过于当时电影院最后一排,都必须专门设置一个“弹压席”,每演一场电影,必须有手持长枪或腰配“驳壳”的军警宪兵五六人坐观。老板还得孝敬茶烟。他们美其名曰是负责维持秩序,其实是受免费优待的“特邀观众”。怠慢了他们,电影院唯有趁早关门。地头蛇拗不过武装强龙呀!

## 严谨课堂 诗意人生

——听特级教师涂俊珂

《循环小数》有感

王小军

九江是1949年5月解放的。国民党临败前,带走了大批壮丁。当时是以征兵的名义,不愿当兵的人家,往往私下花钱买人顶替。赌场正是掳掠拉壮丁的场所。

赌子一去无音讯。虽然赌子在我的眼里是个大人,其实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年,失踪的那一年只有十七岁。赌子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,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解放后,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。就在镇反运动期间的1951年,我家接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。是赌子寄来的。那时我已念小学三年级了,记得当时家里人极其紧张,商量来,商量去,最后决定将信交到位于丁家场的第一派出所。因为是主动“报案”,所以后来家里也没受到什么牵连。

虽然知道了赌子的下落,但是,海天相隔,祖父也只当没有这个儿子了。赌子的那个童养媳,后来祖父把她当作女儿嫁出去了,我也改口叫她“小姑”。

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两岸关系缓和,陆续有九江籍的老兵回乡探亲。我大姑

向他们打听何继贵的下落,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。

都天巷有家篾匠铺,老板姓洪,也是黄梅人,和祖父是好友,我们两家关系甚为密切。他的儿子也去了台湾,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回来探亲,大姑找到他,很客气地称他“洪先生”。从他那里得知赌子去台湾后的情况。

原来新兵登记的时候,赌子竟然一时想不起自己的大名,慌慌之中报上我二爷的名字“何秀生”。无怪乎军籍名册中没有“何继贵”这个人。当了几年兵,木讷的赌子只混了个下士。退伍后,赌子是不进赌场,就是进酒店,那点退伍费很快就花光了。他大字不识一个,又没有一技之长,篾匠手艺在台湾根本就派不上用场,竹制品已经被塑料制品取代。他成了街头的流浪汉,住无定所,食无定餐。有人出于同情,给他介绍一个寡妇,寡妇家在阿里山的一个山村里。赌子做了上门女婿。一年后,他们有了一个儿子。赌子疼爱得不得了,视作心头肉。日子安定了,赌子安心在山村里务农,不再瞎折腾了。

劳作之余,喝点家酿的米酒,从来不过量。乘着酒后的余兴还乐滋滋地哼上两句黄梅小调。见过赌子的人说他长胖了。

但是,天有不测风云。赌子的女儿,我的堂妹,十九岁那年患了白血病。赌子和三娘(黄梅人称“婢”为“娘”)背着女儿四处寻医问药,耗尽了家财,还是没能把女儿从死神手中夺回。受此打击,赌子一蹶不振,什么活儿也不干,整天以酒浇愁,喝多了还发酒疯,不是哭哭啼啼,就是骂人打人。三娘见赌子无药可救,把他赶出了家门。

无家可归的赌子又过起了流浪生活。从台北、台中到高雄,都有人见过他。后来他患了严重的肝病,被一家教堂收留。那家教堂离洪先生家不太远,洪先生去见过他。

大姑听了赌子的遭遇,伤心得直落泪。也许是那一年她的“公断”导致赌子出走,心怀内疚吧。她对洪先生说,我们大陆的生活现在也都好了,如果见到赌仔,劝他回来,我们可以养活他。

洪先生再次回大陆探亲,带来的消息是,赌子受不了教堂单调的生活,又离开了教堂,不知所终。洪先生也很为患有严重肝病的赌子担心。有一次听说在一个桥洞下发现一具无名尸体,他赶过去看,尸体却被收走了。他找到收尸的人,据描述,年龄长相都像赌子,但还不能最终确定是不是他。不过,此后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音讯了。

我这个当年的幼童,由于懵懂,贪吃一个萝卜干,产生的“蝴蝶效应”,改变了赌子的命运。六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的心情,要是说愧疚,莫若说是对命运乖舛的叹息。赌子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,可见他思乡情切。但是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这封信如石沉大海。可以想见,赌子是怎样眼巴巴地盼着穿越海峡的回音。他酒后不由自主地哼起黄梅小调,内心深处是割不断的故乡情。如果有机会赴台自由行,在我有生之年,当去寻找赌子的坟茔,祭奠飘荡在海岛上空的那一缕孤魂。

魂兮,归来!

## 海岛孤魂(下)

何侃